

马思聪 著

大师艺得丛书

JuGaoShengZiYuan

居高声自远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师艺得丛书

居高声自远

马思聪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居高声自远/马思聪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大师艺得)

ISBN 978—7—5306—4801—8

I. 居…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39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31.00

目录

CONTENTS

序	吴祖强 1
童年追想曲	4
我怎样作抗战歌	12
创作之路	17
中国新音乐的方向	32
提高与普及	34
新音乐的新阶段	37
《视唱练习》自序	41
作曲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43



青年的创作·····	47
关于创作的访谈录·····	56
十年来的管弦乐曲和管弦乐队·····	62
交响音乐创作的技巧·····	70
独唱独奏之我见·····	80
我谱李白诗六首·····	84
记《龙宫奇缘》·····	86
忆冼星海·····	88
纪念伟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安·德沃夏克··	91
纪念聂耳、星海·····	96
纪念莫扎特诞生二百周年·····	100
纪念黄自先生·····	106
参加布拉格国际音乐节归来·····	108
关于傅聪得奖·····	117
听苏联大钢琴家李赫特尔的演奏·····	120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访苏杂记·····	123
记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	128

精益求精	135
我和美术	139
中国人民喜爱捷克斯洛伐克音乐	142
欢迎苏联国家交响乐团	146
致苏联音乐家地纳埃夫斯基书	152
致徐迟(二封)	154
致夏志清	161
致金帆	163
致苏夏(三封)	165
致李凌、金帆	168
致吕骥、周巍峙等人	170
致马之庸	171
致吴祖强	173
致吴祖强、陈自明	174
致周维屏	175
致陈奇祿(三封)	176
舞剧《晚霞》创作札记	181
作品介绍	186



日记选.....	189
----------	-----

附 录:

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汪毓和	223
----------------------------	-----

慰问与祝福

——写在为马思聪先生平反之后.....	吴祖强 235
---------------------	---------

父亲马思聪最后的日子.....	马瑞雪 239
-----------------	---------

马思聪的演奏艺术和音乐创作.....	苏 夏 251
--------------------	---------

思聪啊,人民不会忘记你.....	李 凌 259
------------------	---------

后 记.....	马之庸 26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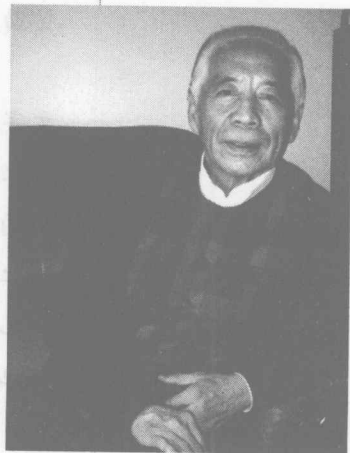
序

吴祖强

百花文艺出版社建议马思聪研究会为马先生选编一本文集由他们出版,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经商议后决定请研究会马之庸副会长负责收集文稿和选编事宜。

马之庸同志是马思聪先生侄女,长期在广东从事音乐编辑工作。马先生去世后在国内举办的多次关于马先生的研讨和纪念活动,她都是主要策划者之一,并为这些活动计划的实现竭尽心力。这除了因为马先生是她的至亲长辈外,更因为她十分景仰和钦佩马先生的艺术成就及为人。在收集马先生文稿过程中,她曾几次来信谈及阅读马先生包括日记在内的一些文稿的感受,信上流露出的激动心态使我感觉她确实是在以非常认真和充满虔敬之情在做这项工作。她克服许多困难,以相当快速度完成了研究会的这一委托,如期向出版社送交了书稿,并为文集取了一个很不错的书名——“居高声自远”。这是借用隋唐文人虞世南五言绝句《咏蝉》中的一句,以之来譬喻马思聪

吴祖强生活照





马思聪

先生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和他的为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为文，涵义甚好。

马思聪先生并不以为文著称，人们所熟知的是他的小提琴演奏、音乐创作以及作为乐队指挥和音乐教育家（着重是小提琴和作曲教师）的名声。然而马先生却也常有出人意外之处，正像提到他的音乐创作时，人们往往是指他深受欢迎的诸多小提琴曲与大量管弦乐和戏剧音乐、室内乐等，即主要是器乐曲，但九十年代初，金帆、钟立民两同志提出选编出版一本马先生歌曲选集的倡议，后来经过挑选整理，于199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马思聪歌曲选》，作为他声乐作品的一部分，竟也多达近五十首。这次出版本书，情况有些类似，经马之庸同志收集整理自1935年起的文稿和他去世前的一些较重要的致友人信函，加在一起也有数十篇。其间只是“文革”和留居海外时期出现很大空档，这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收集过去文稿并非易事，其他同志也帮了忙，如俞玉滋教授等人便给予了热心协助。

从《居高声自远》书中所收入马先生文章看来，他以文字来表述的东西大都与音乐有关，因而实际上这是一本音乐散文集。这些文章清楚地反映了他对所从事的音乐工作的热诚，特别是表现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对我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关切，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和所倾注的感情。时间已过去很久了，现在读来仍使人感到很亲切，能够加深对他的无论是艺术还是为人的认识，从而获得教益。

由于“文革”浩劫造成的灾难后果，如今许多人，尤

其是一些年轻朋友对马思聪先生已经感到陌生。本书附录了几篇他的亲友和后辈的纪念文章,还有少量图片,为的是使多一些读者对这位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属于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的马思聪先生能有较多了解,对于在聆听和欣赏他的音乐作品时也能有所帮助,并带来多一些心灵的触动。

1999年5月4日

于中央音乐学院



童年追想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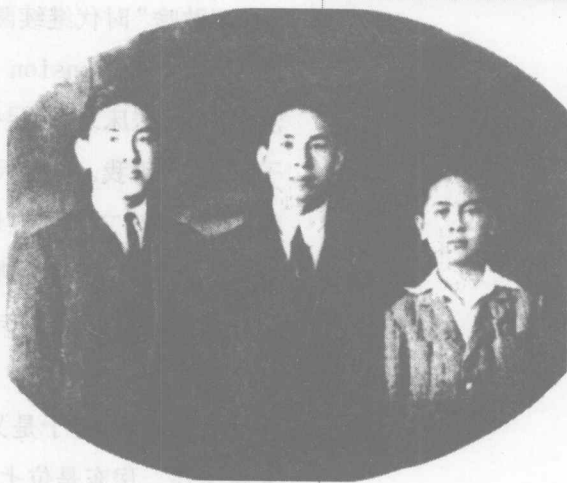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箫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 and 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当我三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的留声机上，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近来我在 Lavignac 的一本书中看到小孩子倘有此类情形，便可断定他对于音乐有天聪，可使之习音乐。我七岁时听堂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调；不久我自己也学晓了，母亲就买一架风琴给我。记得我那时手细，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音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现在想起来，这倒比较合于和声呢。

风琴是我的第一个乐器。我九岁入小学寄宿，同学们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又跟一位中学生学弹月琴；我会背出好几首长不愿绝的粤曲。

民国十二年，大哥由法国回来，带回一个提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提琴。大哥能弹几首容易的曲子，我觉得比我先前玩的那些乐器的声音美妙得多了。“你高兴学吗？将

来带你到法国去学。”大哥随便说出。我很高兴，“我一定去”，我说。其实我高兴的并不全在乎去学提琴；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看看新奇，这才好玩呢。我才十二岁，父母亲的意思都觉得年纪小去不得。可是我是很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



启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我便是这样如梦地离开了祖国。

我们在大雪之日到法国，巴黎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雾。一切先前的兴采都消失了，这是寂寞加上荒凉，但我并不回头想回国去。

我们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leau)住。大哥给我请一位女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位教师。我还记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胶满黑墨墨膏药似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这黑墨墨的膏药是用来把琴装饰得旧一点，因为旧琴才值钱。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来一个下弓——“敢啥！”她说。我学了“谢啥。”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这样子”，“谢啥”即“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最早懂得的法语。

二十年代，十四岁的马思聪（右）跟大哥马思齐（中间）、二哥马思武（左）在法国留学时合影



“敢啥”时代继续两个月，进步是很微的。我们迁居到巴黎东边一家 Pension de Famille。我住一间大房子，阴沉沉的，那张床之大，足任我横睡直睡。大哥住在另外一房子里，不大理我。我整天禁在房子里，琴还未弹到能引起兴趣的程度，法文书当然也不会看，无聊得太要命就拿皮球对墙拍几下，这算是我唯一的消遣了。在巴黎请的也是一位女教师，她很严，进步也似乎快些。一天总起来算，得弹三个钟头。

如此者半年，于是又迁居。这回大哥送我到一家法国人家去住。房东是位七十多岁的红鼻子，也即是我的法文先生。提琴先生又换一位，总算不阻止我进步。因为整天说法文，两个月的时间已把法文说得很流利了。后来提琴教师又换一位，是毕业于巴黎音乐院的女教师，这是第四位了。记得有一次在大雨倾盆之下我骑单车到她家里上课，我全身湿淋淋。她看到我这情形，又不能不让我进她屋子里，我所经过的地板简直像一条河流。她那副“大祸临头了，救救命！”的神气，真使我过意不去。

——“你为什么不穿件雨衣呢？”她问。

——“我这样已足够了。”我说。

真的原因还是在于我童年时一股傻气，我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无论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两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结果并不伤风，也不病倒，身体却非常壮健起来。

很早我就有所谓创作欲。少时崇拜项羽，便作了一首命名曰《楚霸王乌江自刎》的提琴独奏曲，还有一首名曰

《月之悲哀》，是取义于同名的一篇童话的。

在红鼻子先生——忘其名，姑以此代之——家里住了一年，觉得还是入学校好。我便去投考曩西音乐院，却很不费力地便考入高级。

我的教师是一位美须公，短小而好说笑话。师母有一对奇怪的眼睛，倘生为金鱼，必是标准美鱼。我们同班十四人，因为教师爱说笑，我们上课很舒服，随便谈话，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和后来在巴黎

音乐院的严肃真大不相同了。必修科除提琴外尚有视唱、乐理和室乐，我更选箫为副科。

我加入音乐院，给学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长也颇感到兴趣。因为我音弹得颇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的耳朵是特别好呢？”我说：“恐怕是吧。”其实我夸口，若其然，则中国乐器早该准了。

我住在一位老妇人的家里，大女行近三十，擅钢琴，次



马思聪（右）和大哥
马思齐在巴黎郊外
（1925年间）



女擅理家务。因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乐商店租乐谱；在整个半年中，提琴的书籍几乎给我搜罗殆尽了。

生活开始有生气起来，课是很多；计起来每星期的提琴课到学校上二课，到先生家里上二课，视唱三课，箫二课，钢琴二课，法文每天都有。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他们都爽直而且快活。

回想起来，我在曩西音乐院所得的益处，与其说是质方面，则不如说是量方面的，论提琴则弓的运用是错误的，钢琴算起了头，箫只吹了两个月，最得益的要算视唱和乐理。罗特先生在我看来可以说是音乐院最好的先生了。我永忘不了有一次在音乐院的预奏时，我司理着打三角(Triangle)的职务，他在吹着喇叭，忽然他把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命运主题向我耳边猛吹几下，我的耳膜猛受震动，倘不是命运对我还算不坏，我必被贝多芬收去作他的聋徒弟了。

我至今还爱好着曩西城，它的安静是最令人回忆的。园内的树高到好像要顶到天，这是我在任何别的公园所见不到的。曩西的居民大多是良善的天主教徒，这和巴黎有很大的分别。提起巴黎人，谁都知道是代表无乐不享的人。曩西居法国东北部，冬天天气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义”还保持着。零下二十度没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门是永远不开的。房东们号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到了，我弹 Paganini Concerto，这是一次对着一大厅人演奏。许多人说第一次演奏会慌到脚也立不住，我可没有这样的感觉。大考的结果我得最优第二奖，这于我

并没有什么高兴，因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曩西音乐院，更信任不过我的提琴教师，我便决意回巴黎去。

回到巴黎，毫无头绪，拜哪一个师父呢？一位法国朋友介绍他的多年老师 Oberdoerffer 先生，是巴黎国立歌剧院的提琴独奏者。我见他时弹 Lalo Symphonie Espagnole，他听了，表示非常的感兴趣。他说：“表情好，技巧上许多是差误的。”这技巧的差误大部分在于右手执弓之方法，小部分在左手的指头上。我很快便改好了。我来法国这是第三年，这回才得一位正派的教师，把我从歧途改转来。幸亏还改得早，倘若再过几年，差误深了，改转来要比从头起首学还要困难。在此奉告习提琴者，首先须从学于正派的好教师，不然把一个差误弄坚固了，其害处是把光阴白花在路上。

Oberdoerffer 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师，我现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国即就学于一位好的教师，我必可把时间省一半。从学于 Oberdoerffer 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Oberdoerffer 夫人是我的钢琴教师，她也是颇好的钢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师。从此时起，我的时间大部分专工于提琴，每天约弹六小时。当我从他学了半年，他正帮我预备投考巴黎音乐院，我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 Berck 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是适合此症的。

Berck 是一处很大的海滨，沙滩广阔无际：那

二十年代在法国留学的马思聪





是骨病病人的大本营，他们大都卧在马车上，自己驾马。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只两天，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不久我们的队伍增至十人，这样已足有打平天下之势了。这暑假是幸福的，过节似的日子，回首起来，那才觉得万分眷恋。

暑期完了，避暑的朋友们先后离去，Berck 的人口减其大半，末了，我发觉自己独住在“隐士”客店里。

孤独。沙滩上只剩我一个人。沿着海滨，我行到很远去，那边简直是大沙漠。这边是大海，海涛不停地涌着，尤其是冬天，北风像鬼一样呼号，卷起沙石，把海气带上岸来。没有一个时期，使我如此经常而且细心地看落日、月和星辰。这个时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直到现在，我常常回到当日的情景。

因为弹不得提琴，我就专工于钢琴，我到一位先生处上课。法文我也有一位教师。我更到一家书店借书看。半年间我看书的数量不少，质量也好，因为向来看书非名著不看，现代和古代的都一样看待。

我在 Berck 一共住了九个月，虽然提琴是毫无进境，但在另一方面看，我自觉是颇有所得的。现在拿起一九二七年的小日记看，觉得颇有趣味。

十二月廿七日(星期二)的日记中有如下的一段：

“早餐。十时到不伦牙上第一次和声学课。大雪。路上只是渔人和咖啡馆。天气怪阴沉的。课后，出了噩梦样回 Berck。啊，坏天气！大风，大雪，寒冷。”